枝叶关情　富而思源

——张桂平委员为防止返贫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江迪

会场连线

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当晚，学习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企业家联谊会会长、苏宁环球集团董事长张桂平感慨万千。

“总书记强调，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这次我带来了《关于加强动态监测和帮扶，防范化解返贫风险的提案》。”张桂平说。

其实这并不是张桂平第一次提交关于扶贫、防止返贫的提案。4年间他提交了5件相关提案。

民革定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2017年7月，为帮助纳雍乡村贫困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开拓视野、树立人生理想，在民革中央指导下，中山博爱基金会主办了“博爱牵手　情暖童心——中山博爱夏令营”活动，挑选80名孩子到北京参观。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去北京，有的甚至是第一次走出大山。作为中山博爱基金会副理事长，张桂平带头捐资200万元促成了本次夏令营活动。

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孩子们来到天安门、卢沟桥等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故宫、孔庙开展国学传统教育，还参观了各大高校和博物馆。

夏令营结束后，张桂平收到了孩子们寄来的作文和日记，字里行间，是满满收获、感恩之心以及理想追求。“我相信这将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在他们小小的心灵种下一颗奋进的种子，为家乡的发展、为国家的进步树立远大的志向。我想，这应该也是扶贫先扶志的真义所在。”张桂平说。

201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张桂平提交的第一件提案就是《关于设立全国民营企业精准扶贫专项基金的提案》，2019年提交《关于鼓励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作用的提案》和《关于设立西部扶贫保险基金的提案》，2020年提交《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有效防止返贫的提案》。

这些提案的背后，是张桂平助力脱贫攻坚和防止返贫的实践努力。他先后出资捐建纳雍县昆寨民族中学改扩建工程，扶持纳雍县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社，并出资开展了多项教育和医疗扶贫、援建脱贫示范村基础设施项目。在民革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张桂平带领民革中央企业家联谊会连续参与组织举办了一系列产业扶贫活动，促成了一批重大投资项目和投资意向。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张桂平结合自身工作和调研提出建议：坚持动态监测与及时干预帮扶相结合，运用大数据系统分析和研判返贫风险，及时发布返贫预警信息；构建短、中、长期相结合的风险干预机制，阻断返贫风险生成。

“要富而思源、回馈社会，努力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践行者、推动者。”张桂平表示，作为政协委员，既要做得好，也要说得好，用议政建言和凝聚共识团结更多人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不一样的一年　一样的履职担当

本报记者　孙金诚

“对政协也好，对每一个委员也好，其实都会产生‘今年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感觉。”履职10年的白岩松委员说，“因为今年不仅是针对去年一年的工作，还有对整个过去五年履职的感受，很多委员也会有一种紧迫感。我自身也会有这种感觉，今年我已经提交了三件提案，并且还准备再提交一件提案，把过去一直关注但还没有完成的提案完成好。”

如果说全国两会是对委员履职尽责情况的一次检验，那么沉甸甸的提案则是“答卷”之一。记者在委员驻地看到，许多委员报到时就带着反映本行业、本地区重大问题的提案，与其他委员进行联系，探讨完善提案内容，或者联名形式提交。

“作为一名三届老委员，虽然有点依依不舍，可我不敢有丝毫松懈。”骆沙鸣委员这样对记者说，“这些年作为政协委员，我亲历了国家经济的腾飞，法治建设、民生保障的不断完善，深感自豪。作为一名老委员，我不会因为今年是履职的最后一年而放弃或松懈履职。”

履职五年，李莉娟委员最有感触的是，每一次提案都能得到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对每一件提案都进行了认真办理，这让我们感觉到，委员对解决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种奋斗不仅体现在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里，也体现在会场内外互动、讨论的细节中。

小组讨论中，记者注意到，委员们在积极争取发言机会，一方面，许多委员都回顾总结了自己几年来履职的成绩、经历和体会；另一方面，也都格外珍惜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一些委员把思考了几年的意见提出来了，甚至发言也格外积极地“抢话筒”。小组召集人为了安慰更多没有抢到话筒的委员，还时不时说：“大家不要担心，下一场还有发言机会。”

“抢话筒”的小细节，体现了议政大担当。从每个委员发言的内容看，无不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无不深思熟虑地反复推敲，大都与民生息息相关。讨论的内容既切实又接地气，能够为决策层提供来自民间的智慧和更加全面的思考。

另外，“抢话筒”也表明会议很民主，发言不“论资排辈”，大家自由竞说，民主气氛好。用一位委员在讨论时的话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大咖’，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在一些问题上可能会有和普通认知不同的结论。”而这，正是政协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体现。

“成为政协委员以来，每一次参加政协大会和平时开展履职活动，对我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回顾五年履职历程，黄玲委员由衷感叹，人民政协制度是适合我们国家实际的好制度，“通过提案建议、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委员们可以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帮助呼吁有关问题得到解决。”

诚如巩汉林委员所说，“一程履职路，一生政协情，即便不再担任政协委员，也要把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在身上，心里装着老百姓，眼睛看着大国家，为民所呼，为国建言。”

提案背后故事 story

为了让老百姓少花钱、看好病

——邢念增委员找“看病难看病贵”症结

本报记者　罗韦

《关于国谈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及医疗机构准入的提案》《关于创建全方位扶持生态，助推国产高端医疗装备发展的提案》，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助理、山西省肿瘤医院总院长邢念增提交了两件提案，只有一个目的——让老百姓少花钱、看好病。

“看病难看病贵”是邢念增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始终牵挂在心头的事。

症结一：药品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后，“进院难”。

去年5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布《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旨在破解国谈药品“进院难”。“双通道”就是将定点零售药店，与定点医疗机构一起，纳入谈判药品供应保障范围。

“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主要与医疗机构‘国考’指标、医保总额控费及医疗机构储存药物成本等方面的因素有关。”为此，邢念增呼吁为国谈药品落地解除政策壁垒，“医保部门应将国谈药品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范围，并在医保年度总额费用中扣除，使老百姓不仅‘用得对’，更加能够‘用得起’。”

“一般来说，政策允许三甲医疗机构配备的药品总量在1200种左右，包括基本药物、集采品种和中药等。当前来看，大部分医疗机构的品种品规数量都已‘满额’，如果要引入新品种，就要把老品种‘踢出去’”。为此，邢念增建议医疗机构结合诊疗疾病谱，合理增加药品品规数，并且国谈药品不计入总数。同时，他呼吁完善各地方对国谈药品的“双通道”落地监测机制。

症结二：受核心部件和技术限制，我国高端医疗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在手术机器人方面，目前几乎由国外一家公司垄断，亟须发展国产手术机器人，降低医疗成本。”对此，邢念增提出，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国产高端医疗装备从市场需求端的培育，尤其在国产品牌市场推广初期，尽量为刚刚起步的国产品牌营造可以更加快速成长的土壤，加快高端医疗装备国产替代速度。

邢念增建议，系统全面推出高端医疗器械扶持政策，包括研发支持、技术创新、国产替代、人才鼓励、审批认证、国家高新、专精特新、税收支持以及各项专业政策支持，为高端医疗装备领域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此外，各部门出台相关先进制造产业链政策，将我国成熟先进的大工业体系应用于医疗装备制造。

“要鼓励上游集成商企业对下游零部件企业进行投资和产线升级，为高端基础制造产业链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邢念增说。

视觉两会

又想起了尼玛扎西委员

本报记者　杨春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颁发，2021年度履职出色的20位委员获奖，他们是政协委员中的优秀代表。

这个消息令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常委孙孝材很兴奋，让他想起了《人民政协报》“2020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特刊”带给自己的情感冲击：20位获奖委员中，有一位无法到场领奖，他叫尼玛扎西，是一位西藏委员。“20位获奖委员中，他的照片上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孙孝材说。

此后的两个月，孙孝材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幅雪域青稞图不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随着时间的流逝，构图愈发清晰起来：雪山之间的深谷，一片黄灿灿的青稞田，藏族人民带着丰收的喜悦劳作。田间，尼玛扎西委员手捧青稞穗、检验科研成果，花白的头发映衬着他古铜色的面庞，一脸满意的微笑……

“青稞再丰收，尼玛扎西就回来了。”孙孝材心中时常想起报道中的这句话，由此创作了国画作品——《圣洁的雪域　金色的青稞》，向尼玛扎西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无“创新”不“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云”上谈创新

本报记者　张文敬　雷蕾

“一个外地人在山东打了一辆出租车，如果司机热情，他对山东的印象会更好一些；如果司机宰客，他对山东的印象可能就会受影响。每个人的所作所为、说的每句话，都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这么深入浅出解读营商环境的人，是全国政协委员、中泰国际董事长冯艺东。他是在3月5日晚，山东省政协组织开展的“云访谈”活动中表达上述观点的。

“云访谈”是山东省政协在疫情期间搭建的一个线上采访平台，3月5日这期的主题是“笃力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达建文、冯艺东、卞志良、陈增敬等全国政协委员接受了家乡媒体的集体采访。

“有的企业大，不一定强，所谓的‘强’，就是在科技方面要有领先的产品，有领先的技术，就要引进真正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创造新技术新产品的人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高级专家达建文建议继续健全职称评审分类评价，尤其要完善工程技术研究基层一线青年人才的评价机制，将工程技术专利制造、标准制定和成果转化作为评定的重要依据，打造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能力和工作实绩为主要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陈增敬关注的是“卡脖子”技术的问题：金融风险计量和风险标准基本上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我国目前仍在沿用这一标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不同，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金融风险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可以说是自己把自己的脖子卡住了。”

“在新材料和体育健康的芯片方面，虽然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走在前面，可研发投入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是未来支撑我国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的发动机、推动器。”作为大型体育制造企业的掌舵者，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卞志良预感到，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冰雪装备研发，越来越多民众也将更加信赖国产冰雪装备，在全民健康上“卡脖子”的事情也要有所突破。

朱世增委员：

建议加速推行“全民医疗保险”

本报记者　付裕

全国政协委员朱世增是一位医生，平时看多了生死，但在两会小组讨论会上，他却动了情，讲述了一个令他难以忘怀的故事：“2018年8月，广东省始兴县深渡水瑶族乡横岭村的村民邱柏钦和妻子为双胞胎儿子举办了一个‘抓周’仪式，抓阄决定谁‘生’谁‘死’。原因是两儿子患有基因突变型免疫缺陷慢性肉芽肿病，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

“后来，中华儿慈会筹款平台筹集善款43万余元援助双胞胎患儿，使他们获得了有效治疗。”朱世增故事的结尾，让人们紧绷的心放了下来。

“不妨借鉴他人经验，立即制定规划，加速推行我国‘全民医疗保险’的步伐。”在一番情感强刺激之后，朱世增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

在朱世增提出的提案中，他例举了世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四种类型。第一种：国家（政府）医保模式。医保作为社会福利向全民提供，通过高税收方式筹资。个人看病不全免费，但免费程度比较高。第二种：社会保险模式。由雇主和雇员双方缴费，政府适当补贴，全社会共同分担风险，相对比较灵活。第三种：私人医疗保险模式，也称为商业保险模式，私人保险占了60%。第四种：混合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朱世增建议：全面推行“全民医疗保险”，对内，有利于树立党和政府关心民生的形象，增加百姓的凝聚力向心力；对外，可以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解决全民医疗问题，钱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伟大战略的深入认识。”朱世增说。

李秀华委员：

护士法该出台了！

本报记者　刘喜梅

“虽然护士在人们就医时经常接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国的护理人员到底短缺到何种程度。”李秀华忧虑地告诉记者，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我国注册护士达到502万人，但我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千人口拥有护士数量仍然偏低。

与之相对应的是，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中国经济数据。我国人口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67亿，占总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2%，他们对护理服务的需求极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我看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当前护理人员需求巨大但严重短缺问题，需要被重视起来。”3月5日，听完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李秀华当即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李秀华曾获得南丁格尔奖章，是中日友好医院护理部原主任、中华护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2013年，国家曾经提出养老规划，目标是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构建医护康养一体化养老服务模式。但现实情况是，护理人员即便在医疗机构，数量也是短缺的，多数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更不要说专门投入到老龄事业中来了。”李秀华一再感叹，现有的护理人才很难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需要国家尽快谋划改变。

如何改变这种供需矛盾的现状？李秀华建议尽快出台护士法。

“目前我国实施的《护士条例》是行政法规，在护士权利保障的强制性和约束性方面较弱。出台护士法，能够从法律制度层面维护护士合法权益、加强护士队伍建设。这不仅是壮大护理人员的力量，更是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更多保障。”李秀华说。

请给他们一个动听的名字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更改残疾人群体称谓

本报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陈笑蔚

“请给他们一个动听的名字。”这是冬残奥会前一个月，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主席杨军率政协委员走进青岛市中心聋校、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市北区残疾人托养中心开展视察时表达的一个观点。

如今，很多残疾人已经可以正常生活和就业，残疾人这一称谓是否继续沿用？这一问题在杨军脑海中深深扎根。

日前，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面向社会公众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全国1500多名参与者中，99%的人建议更改残疾人群体称谓，只有1%的人主张继续沿用“残疾人”的称谓。

座谈会上，杨军建议更改残疾人群体称谓，委员们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热烈讨论：“请给他们一个动听的名字。”“不如改名为‘残障人群’。”“可是‘残’这个字仍带有否定和歧视色彩。”青岛市残联党组书记王建中接过话筒提议：“将称谓变更为‘自强者’或‘友（有）障人士’。”

委员们的建议带给杨军很多灵感，会后，他将这些建议反复思考及修改，在全国两会之前，提交了一件关于《将“残疾人”群体称谓变更为“特障人士”》的提案。

谈起提案的初衷，杨军坦言：“新时代语境下，用更加文明的称谓来替代‘残疾人’这一带有负面、否定色彩的称谓，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

今后，不仅仅在残奥会等体育赛事上，属于特障人士的舞台其实很大、很广、很远，“接下来，我将持续关注‘特障人士’事业发展，积极履职，为营造和谐共生、奋发向上的社会氛围持续贡献自身力量。”杨军表示。